

感悟



知茶更需善泡

严峥

一日三餐四季，有好茶喝的日子，内心是饱满并春意盎然的。

以茶会友，同道为朋。一壶壶，一杯杯，闽南人的日常离不开她。有一次，我与茶艺见面，应她要求泡一款重发酵的乌龙茶。茶过三巡，她惊讶地说：“为什么你泡的比我泡的好喝呢？”问其缘由，是她投茶量少了，茶汤较淡。这款茶名为“东方美人”，原产宝岛台湾，冲泡后散发一种特殊的香气而名扬海内外。茶是100克一袋罐装，干茶较为蓬松，每次泡茶要根据容器大小来投茶。如果投茶量少了，其浓郁的香气不能显现出来。茶友对此茶结缘，我曾送给她一罐。她今天喝了我泡的茶，才油然而生这样的感慨。

闽南语把茶称之为“茶米”，其地位与米同等重要，是每日生活的必需品。我学茶的初心，就是为了泡一杯适合自己的茶汤，取悦自己。多年来，午休后的小酌是我最惬意的时光，专注地烫壶备茶，从容地泡茶品茶。随着芬芳的茶汤缓缓入喉，瞬间可激活午休后混沌的大脑，身体也随之轻盈通透。

漳州籍著名文学家吴秋山在《谈茶》一文中，详细记载了闽南人的泡茶方式：“等水开时，先把空壶焯热，然后装入茶叶，慢慢地把开水冲下，盖去壶口的沫，再倒水于壶盖上和壶里，轮转地洗好了瓷壶之后，茶即注之，色如靛靛，烟似轻岚，芳冽的味儿隐隐地沁入心脾。在薄寒的夜里，或微雨的窗前，同两三昵友，徐徐共啜，并吃些蜜饯和轻淡的茶食，随随便便谈些琐屑闲话，真是陶情惬意，这时什么尘氛俗虑，都付诸九霄云外了。”

当今，茶已成为许多人不可或缺的清客与伴侣。朱元璋之子朱权在《茶谱》中，深情地慨叹：“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山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淡而万象惊寒，茶之功夫大矣。”

有功夫有闲情，知茶善泡才能泡出适宜的茶汤。清代《闽杂记》记载：“漳泉各属，俗尚功夫茶。”此功夫，乃为沏泡的学问，讲究活火活火和冲泡的功夫，品饮的功夫。功夫茶饮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享受。如果我们能在工作之余静心为自己泡一杯茶，在袅袅茶香中，香醇浓郁的茶汤放松了身心，也让生活松弛有度。

知茶更需善泡。想要把茶泡好，不仅要心无旁骛，更要让相关的茶知识来“保驾护航”，容器的选择，投茶量的拿捏，水温的把控，也是极为关键的。芸芸茶海，每一款茶如同友人，各有各的性情，熟悉了解后才能“胸有成竹”地展示她。绿茶，如同清爽朝气的少年；红茶，如同温婉优雅的女子；青茶，如同开朗成熟的男子；黑茶，如同沉稳睿智的老者……在了解的过程中，浓也好，淡也罢，缓缓地品，慢慢地调整，经年累月，味觉提升了，泡茶的功夫也提升了，也就能泡出适合自己的茶汤了。

知茶性才能知茶意。生活离不开茶，更离不开茶带来的意境。如果我们于平淡的岁月里，斟一盞色香味俱全的茶汤，日子瞬间就明亮起来，生活也就在细水流长中凝固了时光。

行走



游在绍兴

月白

七月盛夏，我和好友出游绍兴。我们游兰亭，访沈园，登越王台，瞻大禹陵，泛舟在东湖之上，徘徊于镜水之滨，秀丽的景色令我们流连忘返。

绍兴，这个“东方的威尼斯”，河网密布，水渠纵横。著名的鉴湖风光旖旎，优美如画。王羲之有诗曰：“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因此，鉴湖又名镜湖。唐代诗人贺知章留下了“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的名句，明代文学家袁宏道也有诗称赞：“钱塘艳若花，山阴甲如草。六朝以上人，不闻西湖好。平生王献之，酷爱山阴道。彼此俱清奇，输他得名早。”这位几百年前的诗人，把绍兴的鉴湖与杭州的西湖相提并论，看来不无道理。的确，鉴湖虽不如五百里滇池那样空阔无边，却似美丽的西湖“淡妆浓抹总相宜”。你看那水平如镜的湖面，延伸百里，一个魁星阁，一座三眼桥，几株翠柏，一丛松林，把鉴湖装点得风姿绰约，怪不得杜甫要赞它“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

你要是到东湖去看看，又是另一番情趣。这个与杭州西湖、嘉兴南湖合称为浙江三大名湖的东湖，真像一个造型精巧的山水盆景，放置在绍兴城东的平原上。

乌篷小船载着我们在湖中游览，我们一边看着那兀立千寻的悬崖峭壁，一边听船游客的介绍。他们告诉我们，东湖原本是一座青石山，汉代时期，成了石料场。以后千百年来，一代代的石工悬在架子上，攀着石壁，经年累月，手胼足胝，用铁凿和斧子在山上把石头一片一片地开采下来，终于使这里成了一个风景绝佳的胜境。

在绍兴纵横交错的河道上，散布着千百座大大小小的石桥，它们造型不一，风格迥异。有的石桥还流传着动人的传说。有一座小桥，名叫“题扇桥”。据说，有一天，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经过此桥，见一贫苦的卖扇老妪，面前摆着一堆白扇子，因无人问津而愁容满面。王羲之提笔为老妪题写了这些扇面。不久，当人们发现这些白扇子是王羲之的墨宝时，立即争相购买，不一会便抢购一空。题扇桥的名字就这样传开。

我们站在桥上往下看，桥下乌篷船你拥我挤。这种小船两头尖尖，像一只织布的梭子，船舱上面覆盖着几块乌黑发亮的竹篷。船舱能挤着坐六七个人，船工一边划桨一边哼着不知名的小曲。

绍兴素来多酒厂，盛产名酒“元红”“加饭”“善酿”“香雪”，获得国内外一致好评。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有诗赞美故乡绍兴是“城中酒垆千百所”，是“一杯放手已醺然”。

逛累的我们随意落脚临街的酒铺，酒铺门口堆着一堆空酒罐，一进门就是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一块竖着的匾，上面书写“今朝有酒”四字。横着的柜台上，放着各种下酒菜。这些下酒菜有荤有素，如豆腐干、茴香豆、煮毛豆、油炸小鱼等。店里放着几张狭长的桌子，几条长凳。我们买了一碟茴香豆，一碟小鱼，又买了加饭酒，举杯相碰醇酒入喉，真是别具风味。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听邻座的谈笑，他们话家长谈里短，人人眉飞色舞，个个喜气洋洋，酒铺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绍兴之旅，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绍兴风景的秀美、文化底蕴的深厚。以后若有机会，我们还想来这里游玩。



点燃激情 陈金顶 摄

纪事

足球的轨迹，总与脚下的场地相互交织，见证着时光流转中不变的热爱。从青涩的学生时代到成熟的职场岁月，脚下的球场从简陋到规范，从泥泞到专业，却始终承载着奔跑的激情与并肩的情谊。

沙土场上的赤足青春

养正中学的沙土足球场，是足球梦想开始的地方。那时的场地没有草坪，裸露的沙土在阳光下泛着干燥的光泽，一场球踢下来，球鞋里总会灌满细沙，索性脱了鞋赤足上阵，肆意奔跑。脚掌与沙土的摩擦带着微痛，却挡不住少年们追逐足球的热情。常常把书包当门柱，射门时扬起的沙粒、扑救时蹭破的膝盖、进球后击掌，振臂高呼的欢呼，构成了最鲜活的青春记忆。阳光把身影拉得很长，汗水滴落在沙土里瞬间浸透，那些与队友并肩的午后，连呼吸都带着泥土的气息。

煤渣跑道上的小场时光

进入泉州师专，足球的舞台变成了煤渣跑道环绕的小场。相较于中学的沙土场，这里的场地稍显规整，却也藏着独特的“考验”，煤渣颗粒嵌在球鞋纹路里，摔倒时皮肤与地面接触，总会留下一道道带着黑色印记的擦伤。小场足球节奏更快，七八个人挤在有限的空间里，每一次传切都需精准，每一次拼抢都要果断。球场边那堵有两层楼高的石墙是左右开弓练习脚法形成肌肉记忆的好地方。傍晚的余晖洒在煤渣跑道上，把奔跑的影子与足球的轨迹重叠，队友间的呼喊、球鞋摩擦煤渣的声响，成了大学时光里最动人的背景音乐。

草根赛场的野趣与执着

1999年，足球发烧友们共同发起了晋江草根足球联赛，辗转在各中学免费的新战场。那时，晋江各中学难寻一块标准草坪球场。一过暑假，大多数场地野草疯长，小石头藏在草丛里，稍不留意就会崴脚。记得每次暑假过后到晋江二队中比赛，队员们总要提前到场，一起拔掉

近五十年的 人生旅途，恰似一湾流淌的河。河面泛着的朵朵浪花，皆是藏在时光里的故事，而最温润的那一朵，始终绽放在妻子为我撑起晴空下，多年后回想，依旧暖得人心发颤。那年我还在虹山中学习任教，结婚不久，周末住在岳家。岳家距学校38里，每周一清晨，我都要骑摩托车赶去上第一节课。记得某个冬日清晨，推开大门便见满地白霜，寒气裹着风往衣领里钻。可屋内早已暖融融的——妻子早就起床了，煮好了热粥，等兑好了脸盆里的温水，连牙膏都给我挤好后，便附在我耳边温柔地说：“可以起来了！”

吃过早饭，她帮我把装着课本、米菜和换洗衣物的布包牢牢绑在摩托车后架上。又给我戴好安全帽，拉好手套的松紧带，絮絮叨叨地叮嘱：“山路弯，骑慢些，别赶那几分钟……”我应着声发动车子，后视镜里，她的身影渐渐变小，直到拐个弯才消失。

可骑到洪道村路口的大桥，我突然惊出一身汗——房门钥匙没带。那时我还没有手机，钥匙往往都挂在裤腰上，今早换了裤子，竟忘了取。此时已离家九公里了，山路崎岖，折返必定迟到；可没钥匙，宿舍门都进不了。我咬咬牙，只得掉转头往回赶。

行至一个下坡路口，忽望见前方弯道处，一抹身影正骑着女式摩托车朝我挥手。近了才看清，是妻子。她一头乌黑的长发被风吹得向后飘，没戴安全帽，冻得通红的脸像熟透的苹果。“你走后我洗衣服，看见别在裤腰上的钥匙，就跟雨冷借了摩托车追过来。”她笑着



那些年，一起踢过的球场

黄旭升

大的牛筋草、捡走比较大的小石块，尽量把场地清理成一片能奔跑不绊脚的区域。踢球的条件虽简陋，热情却丝毫不减，泥泞的场地挡不住滑铲的决心，凹凸的地面磨灭不灭射门的渴望。那年，梅溪中学和远华中学都刚开办不久，土土的足球场总是坑坑洼洼，场边没有专业看台，场上没有专业裁判员，就找个稍微熟悉规则的球友客串。那些在野草间穿梭的身影，诠释着对足球最质朴的坚守。



亲情

那串忘带的钥匙

杨茂贵

递过钥匙，我才发现她连手套都没戴，指尖冻得有些发僵。我忙取下的自己的手套和安全帽塞给她，她却推回来：“我回家就几公里路，你要骑那么远的山路，山上更冷。”争执不过，我只好看着她裹紧外套，调转头消失在晨雾里。那一天我没有迟到，课讲得格外专注，只因掌心还留着她递钥匙时的余温。这件事虽过去二十多年了，但细节却像刻在我心上。后来的日子里，她的

标准球场的联赛荣光

晋江石狮首届足球联赛的开启，让我们第一次踏上了标准足球场。平整的场地、清晰的边线、规范的球门，站在场上的那一刻，竟有些莫名的激动。奔跑时不再担心被石头绊倒，传球时能精准预判滚动球速与力度，队友们相视一笑，眼里都是对“专业”二字的珍视。联赛的哨声吹响，每一次攻防都更具章法，每一次配合都更显默契。场边的记分牌、裁判的专业手势、赛后的技术统计，让这份热爱有了更正式的模样，也让并肩作战的情谊多了一份荣耀感。曾冒着滂沱大雨如约而至在石狮体育馆足球场与万里足球队厮杀，即使成了落汤鸡也是无所顾忌。大雨如注，蒙住眼帘，踢着水球，直到足球漂浮在水面，实在踢不动为止。那真的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啊！

足球公园里的夜场星光

晋江乡村足球场，除了磁灶镇前美村，还有内坑镇前洪村，也是我们呼朋引伴一起踢球的好去处。如今，晋江足球公园和中科院智能装备研究院球场，成了我们常去的“据点”。高大上的灯光球场，专业的人工草坪、完善的配套设施，让足球有了更绽放的空间。几乎固定在周三晚上，我们罗裳红的球友们即便工作再忙，也会接龙踢球。在夜场的灯光下洒下快乐的汗水，场下还可以跨界交流，其乐融融。场地越来越好，可那份对足球的热爱、对队友的情谊，从未改变。从少年、青年、壮年到步入中老年，那些年一起踢过的球场，早已刻进记忆里，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片段。

足球场的变迁史也是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史。由此，联想到贵州如火如荼的“村超”足球联赛，丰富了乡村生活，江苏城市间的“苏超”联赛成了全民狂欢节，更是带动了文旅消费。我们晋江作为品牌之都，体育产业驰名中外，除了已有的篮球“村超”，何时也有足球的“校超”“村超”或“镇超”，为中国足球的腾飞添砖加瓦。

守护就像那串钥匙挂在我身上从未缺席。前阵子我染了风寒，她比我还急，带我去医院忙上忙下。每晚她都烧好热水，蹲在凳子边帮我泡脚，边揉着我的脚腕边说：“姜茶喝了发发汗，就容易好。”又买了新鲜羊肉，炖得酥烂，分装进保鲜袋冻好，让我带去学校：“电饭煲热十分钟就能吃，补补身子，寒气就散了。”我打乒乓球右手臂疼得抬不起来时，她每晚都用热毛巾敷我的肩膀，再一点点推拿，力道轻重恰到好处；我怕打呼噜影响她睡眠，想搬到书房睡，她却不肯：“你夜里总偷偷看手机，睡不好，补再多也没用。”她的絮叨里，藏着最细的牵挂，也让我慢慢学会了自律——不再熬夜，按时吃饭，连以前不爱喝的姜茶，如今也觉得暖。

有人说：“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于我而言，这半生能安心扑在教學上，何尝不是因为她在我背后筑起了一道暖墙？她从不说“我为你付出了多少”，却把所有的爱，都揉进了“粥要温着喝”“路上慢些骑”的日常里。就像杜甫诗里写的“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最动人的情谊，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里的不离不弃。

如今再看人生这条河，那些曾让我皱眉的风浪，都因她的陪伴变得温柔。那串钥匙早已换了新的，可它承载的故事，却成了我每次想退缩时，心底最坚实的力量——原来真正的爱，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有人愿意为你追一段晨雾里的路，愿意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把你的冷暖放在心上。而这份温暖，也会陪着我，走过往后更多个春秋。

诗情



安平桥：在宋元的涛声里走远

张泽雄

一条直线卧于水面。它的一生，被波涛丈量又被波涛遗失；石头与石头链接，看不见的榫卯

被海水注满，被宋元的涛声带来又带走。海退到了海里千帆相竞的湾海，渐渐淤积、搁浅，只剩下

一处石头景观。再长的石板桥，也只能截取大海的一截波涛，安平桥长久地迷失在大海的波浪之外

湾海淤废，它已听不见大海的心音了。海边的人要让废墟成为风景，让安平桥重新回到大海

清淤、引水的场景，我没有遇见。眼前风景中的山岬小岛屿、小石桥，让我流连，让我想入非非

废墟并没有挖走，通过深挖、堆叠、夯实被设计在一幅立体、多维的人工山水图里

重新接通大海。古长桥又垂于一幅卷轴的中心从旁边进入安平桥公园，水围住一个小岛

又一个小岛；小石拱桥，弓着身子，一座座甘心成为它们之间的连接器；夏天擦开城市一角

光影斑驳、晃眼，似要沉入水中。水边的夹竹桃占用了太多版面，一路携带一幢幢水中倒影

吊灯扶桑，透过一树树叶叶里的丝绸在白天的枝桠，挂满灯笼；棕榈将一把把伞撑开

头顶顶端正炽，未至水心禅寺，借一处草庐小憩芦苇丛递来一段旁白，有的仍在水边潜伏

有的在等季节退场；我在异叶南洋杉间取景妄想带走沿途的夏天，以及夏天炽热、蓬勃的心境

榕、王棕、刺桐、木棉……无数奇花异木，遍植其中一丛丛不知名的野生水草，安心在水边构筑自己的新家

栈道、小石拱桥，与一幅幅人工山水，一并修复了大海留下的这个巨型伤口。在波浪之上运载波浪

一道彩虹飞架，一幅无法取走的画又将新的一天重构安平桥留下的这笔遗产，成为小城浩荡、壮阔的景深……

味道



花生

柯远峰

在闽南，花生被视为吉祥物，象征着“财丁两旺、繁荣昌盛”，常被人们制作成水煮花生、炒花生、花生酥、鱼皮花生等不同的食品，出现在各种节日和庆典中。这些花生制品不仅口感丰富，还具有独特的田野味道，深受当地人喜爱。因此，花生也成了招待客人及送亲访友的必备礼品。记忆的沙漏在与花生打交道的童年里定格。闽南地区有大片的沙壤土，这种土壤透气性好，正适合种植花生。

盛夏，正是花生成熟，走进千家万户的好时节。每次奶奶挑回一担担花生藤时，我都会特别兴奋，因为我喜欢从一株花生藤上揪取大把大把花生果的感觉。记得有一年，花生大丰收，奶奶和姑姑一早就到地里忙着拔取花生藤，一趟趟地往家挑，则我负责看家兼揪取花生果的工作。午时，家门口的石墙上已堆满了花生藤，火辣辣的太阳给这些小家伙来了个热情的拥抱。小家伙显然不能适应，个个蜷缩着身子。奶奶倒是开心，因为太阳越热情，花生能更快被晒干，花生藤也能很快有新任务——烧火做饭。

午后，奶奶把我揪下的花生洗净，用加了盐的水煮熟了。掀开锅盖，一阵泥土的芳香扑鼻而来，馋得我两眼放光。奶奶最是了解我了，先捞了一小盆给我解馋，其他的便按安排到屋顶，平铺开来，悠闲自得地享受着日光浴。

直到夕阳被唤回，五成干的花生也暂时回到我们准备好的大布袋中休息了。此时，我们会边收花生，边拿几颗剥开壳，放入口中，慢慢咀嚼，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人间美味。相比刚煮熟的花生，那种软糯细滑的口感，被日光亲吻过后的花生已蜕变成香、酥脆，让人一吃便停不下来。然而为了能多换些钱，我们还是会将手中的花生再次放下，把涌上来的口水使劲咽了回去。尽管生活需要，但奶奶还是会偶尔放宽政策，让我们尽情吃个够。

依稀记得，那个月光流淌的夜晚，柔和的银辉抚过大地的每一寸角落，爷爷提议上屋顶品花生，我偷瞄了一眼奶奶，心里正嘀咕：明天有花生贩子要来，奶奶怎舍得拿出给我们。可这时，我耳边却传来：“好，今晚让你们吃个够！”如此大方的奶奶，可不多见啊，我急忙顺着爷爷攀爬的木梯，一步一步地蹬了上去。那晚我坐在不足八平方米的露台，吃着刚晒干的花生，望着遥远的星空，听着爷爷奶奶聊家常，感觉好幸福，就像拥有了整片天地。

又一年，我十二岁，因姑姑已出嫁，只剩奶奶留在老家干农活。适逢花生成熟季，不足五十斤的我，挺着瘦小身板，挑着空篮子，兴冲冲地跟奶奶来到花生地。一到地里，看到满地的花生藤，我迫不及待地伸手就抓，使劲往上扯。奶奶看见了，连忙喝住我，边示范边说：“哪有像你这样的，拔花生时不要只抓一根茎，要抓住所有的藤和叶，用力地往斜上方拔，才能拔出整株花生，又不会带出大多土。”我照奶奶说的试了试，发现难度挺大，但不甘心，又拔了几株，仍以失败告终，只好听从指挥，乖乖负责挑花生藤的工作。然而因空腹下地，竟在上田垄的那一刻晕倒了，至此，失去了挑花生藤的机会。

转眼，时光如沙漏般流逝，那些曾经共舞于时光中的人，皆已化为星辰，闪烁在记忆的夜空。渐渐的我，不怎么吃花生了，因为每一次剥开那层坚韧的花生壳，都会如同揭开岁月尘封的幕布，五味杂陈。